

左光斗與鍾子期

相傳在春秋時代，俞伯牙遇見他的知音鍾子期，進而開啟了只屬於二人的音樂世界；而在方苞著作的《左忠毅公軼事》裡，也提到了老師左光斗與學生史可法之間的師生情義。對於熱愛文學的我來說，這兩則故事當然不陌生，只不過...

鍾子期與左光斗，卻恰巧出現在我的生命中。

未癒合的傷痕

我是一名輕度的自閉症患者，因為後天的因素還有了憂鬱症及雙向情感障礙，對於年僅十七歲的我而言，承受的壓力遠比同齡的孩子們還要多上許多。記得八歲那年，我第一次被診斷出是“亞斯伯格症”，醫生凝重地告訴我母親：「很遺憾的，她已經錯過黃金治療期了...。」是的，都已經過了學齡前階段，的確已經太晚了，但這並不打擊我想認真向學的心。小學時的我，求學上並沒有遇到甚麼困難，正當我認為一切不會因為我的身分而有所影響的時候，上天卻將我的路拐了一個彎，也就是我上國中的那一年。

升上國中後，我遇到了一個對我待遇極差的班導師，總喜歡將我以特殊身分的緣由把我跟同學們「分類」並「劃清界線」，老師喜歡成績好的學生，因此縱容那群「資優生」們肆無忌憚的對我「特別關照」，這樣的霸凌，早已成為家常便飯，而學校又極為重視升學率，因此也無暇去管這種「學生間的嘻笑打鬧」。就這樣，日復一日的折磨，加上龐大的課業壓力，讓我的眼裡早已沒了星星，取而代之的是無盡的黑暗與憂鬱症的上身，以及多次的情緒失控。

然而，那時的我，並沒有及時介入醫生與專業的心理治療，造成我狀況每況愈下，身邊的老師及人群都以一種異樣的眼光看待我，說我是個無理取鬧的小孩。我也不曉得我怎麼了，只知道自已病了，要求家人們帶我看醫生時，卻屢次得到「你只是想太多、抗壓性太差」的回覆。等撐到會考完結束，我的病情仍是沒有好轉，當我的母親意識到不對勁而帶我去看醫生時，已經太遲了。往後的餘生，我只能靠著精神藥物治療我的疾病，甚至是住院，而我，也將自己的內心封閉起來，深怕再次受到過往的傷害，我不再信任他人，更不相信這世界上還有「愛」的存在。

遇見左光斗

記得上高中第一堂國文課，是在開學後第二天星期二的下午第一節，那時我正處於睡意之中，朦朧間，恍惚看見一個身影，挾帶著輕柔的聲音，輕輕的把我從睡夢中喚醒，原來是老師進班準備上課了，正呼喊著學生們起床，但我沒有想到，我遇見的這個老師，將會在不久的之後也喚醒我對這世界的希望。憶起她跟我的第一次談話，是我在那天上課時，從她口中得知她是輔導室的人員，於是下課後我跟她說了我是自閉症的事情，告訴她未來會很常在輔導室遇到我，本以為她會跟以前國中時的老師們一樣對我有所歧視，但她卻是用溫柔的聲音對我說：「嗯，那我知道了，很高興認識你。」這短短一句話，卻讓我有了一種被尊重的感覺。後來，我也告訴老師我過去的經歷，並且說到：「我很渴望一個擁抱...。」她聽了後隨即站了起來，我問她要做什麼，她回答到：「你不是想要一個擁抱嗎？」說完便給了我一個溫暖的擁抱，感動的淚水在我的眼眶中不停地打轉。隨著時間的推進，我和老師越來越熟，我們逐漸了解彼此的興趣及愛好，也有越來越多的話題可聊，是她，讓我在這個如此迷茫的年紀，給了我一份關愛。

不過，偶然的一天，她對我生氣了，原因是我因為數學小考沒考好，在憂鬱症及負面情緒的驅使下，我再一次選擇了傷害自己的身體，只是才剛走到頂樓的大門，就被辦公室裡的老師們發現，他們馬上連絡了輔導室，而我也被趕上來的國文老師帶下了樓。等到了輔導室裡面，她對我說了很多話，那是第一次我看到她如此表達不滿的情緒，其中一句話是讓我如此深刻的--「我希望，這是你最後一次做出傷害自己生命的行為。」我默默的在心中向她承諾：「老師，對不起，我以後不會再那麼做了。」明明知道此時老師的家人仍在醫院裡，原本她這時間是要去探望的，但她卻選擇留下來陪我，卻錯過了探視的時間，這讓我對她產生了愧疚之心，也是因為這件事情，她徹底突破了我的心防，我開始學會去接納愛、信任他人以及愛惜自己。

明代的左光斗，為了不讓自己的學生史可法一同陷入危險之中，於是狠心將他趕走；我的老師，因為不希望我失去生命，不願看到我被憂鬱與黑暗所吞噬，所以訓斥了我，只因她盼望我從過去的傷痛中走出來。

她是我的左光斗。

遇見鍾子期

到了高一下，我遇見了另一個改變我人生的人，也就是我現在最好的朋友。

我和她從高一開學時就是同班同學，只不過上學期跟她不熟，我們倆是在一次學生會辦的活動中相識的。自那次活動後，我們漸漸有了交集，也赫然發現彼此的興趣愛好皆相同，十分投緣，從此，她成為了我無話不談的好友。閒暇時互相分享一些瑣碎的事，課業繁忙時一起加油打氣，就這樣，我們度過了一段快樂又美好的時光。然而，自從升上高二後，我的情緒及精神狀況越來越差，藥物的劑量也越來越重，做出輕生行為的頻率也越來越高，發作起來有如狂風暴雨般一發不可收拾，我開始意識到我的病情變嚴重了，一切彷彿又回到了從前，好像我始終在國中的陰影下徘徊並壟罩著。終於有一天，我將我的情況告訴了她，在電話的那一頭，我訴說著我以前的遭遇，以及那些往事如何造成我現在的病情，說著說著就哭了，即便我的情緒如此激動，但手機屏幕上卻顯示她始終在線，她就這樣靜靜地聽我說，靜靜地陪我度過了三個小時。不帶任何責備的話語，只是在我情緒稍些平穩後告訴我：「這些年辛苦你了，你真的已經做的很好了，不管如何，我會一直陪在你身邊，好嗎？」我還記得，那句「我會一直陪在你身邊」她說了好幾遍……。

後來的日子，她總是陪伴在我身旁，對我不離不棄，每當我因病情發作而想找人哭的時候，她的肩膀就成了我傾訴的地方。每當我又有自殺的念頭時，我會在第一時間告訴她，如果她有空，她會馬上跟我通話，以紓解我的壓力；若沒空，她會跟我約個時間，並告訴我在這個時間內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緒，轉移注意力，等到那個時間她跟我通話時，她也會跟我說：「你很棒呢！堅持到了現在。」人生最難得莫過於俞伯牙遇見鍾子期，而我遇見了她，原來有一個知音，是多麼美好與寶貴的一件事啊！只不過，鍾子期後來病逝而離開了俞伯牙，但我很慶幸我的鍾子期仍陪在我身邊，給予我鼓勵與支持，教會我友情的真諦。

愛，就是當某人了解你的好，以及沒那麼好的那一面，都能關心你的全部。

因愛啟程

著名作家三毛曾經說過:「知音，能有一兩個已經很好了，實在不必太多。朋友之樂，貴在那份踏實的信賴。」能遇見左光斗與鍾子期，是上天賜予我麥琪的禮物，因為他們，我重拾回信心與勇氣，重新相信愛的存在，是他們讓我
知道:我是值得被愛的!

當你身陷黑暗的泥沼時，若昂首仰望天空，你將會看見滿星的蒼穹；驀然回首，你將會看見那些愛你的人，正站在那闌珊處，為你提著燈火。現在的我，漸漸懂得愛惜自己的身體與心靈，同時也不斷的告訴自己，過去的那些遭遇，不是我的錯，且傷口結痂後，將化為一個又一個的勳章。我曾聽聞:「成長有兩個階段:放開手與往前走」但我很慶幸的是，在我放開過去，努力往前走的同時，仍有兩個人在默默牽著我的手伴我前進。

也許，在時光的繁花中，盛開與凋零間，我們將會找到屬於自己的人生出口，也一定會有人，在出口處等著你。